

第十六回 智解棋局

話說惠能在蘄州城的大街上，見一老僧坐在高台上，手指面前的一盤棋邀人破解。老僧邀請之言剛說完，就見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男子，白帶素袍，氣質不俗，此人乃是韶州儒士，叫劉志略。他自幼飽讀詩書，知識淵博，琴棋書畫無一不能，尤其對圍棋一道很有研究。他喜歡交遊，善於經商，家資豪富，為人慷慨重義。這次他帶著一個家人來到湖北地界經商，剛剛到了黃州城就聽有人議論老僧在蘄州以棋會友之事，他不顧休息，帶著家人立刻趕到蘄州。他來的時間也不長，只比惠能早一個時辰。他帶著家人在興隆客棧包下一套客房，安排好住處之後，立即趕來想入局一試。可是當他來到之時，這老僧的對面已坐著一個中年男子在聚精會神的跟老僧對弈。過不多時，就見那中年男子大叫一聲，搖搖晃晃而退。大家一看，猜想他可能是因為解棋吃力，錯綜複雜的棋局竟使他傷精損神過甚而致。那些棋道平平的庸手一看，誰也不敢再入局來試了。

老僧剛才一番話，激發劉志略的興趣和好奇心，他這才大喊一聲，從人群中走了出來。衝著老僧深施一禮，然後坐在老僧對面的棋盤前。劉志略精研圍棋多年，實是此道的高手，他注目一看這局棋，劫中有劫，花五聚六，複雜無比。

劉志略眼望棋局暗思考

稱讚這布棋之人智慧高

但只見花五聚六多玄妙

真個是劫中有劫層層包

劉志略取出白子往下撿

那老僧忙用黑棋來對招
劉志略開始招數甚精妙
那老僧一見喜上眉梢
暗暗稱羨心中叫好
這儒士棋藝真不孬
但願他能破解得了
讓貧僧不再把心操
這老僧對志略希望不小
哪料想數招之後局面糟
劉志略如癡如狂神魂顛倒
手舉棋子熱汗拋
老僧一見說不好
苦無良策心發焦

劉志略開始所下的十來招極盡精妙，那老僧一看面現喜色，對他寄以極大的期望。可是再過十來招之後，再看劉志略，如痴如狂，手拿棋子發顫，始終點不下去。過了半天他才說道：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八方纏縛，無路解脫，這便如何是好！」那老僧一看，劉志略心神一處，如痴如顛，猜想他是解棋吃力，這錯綜複雜的棋局使他傷精損神過甚而致。要是再這樣下去，他必然心神受損，這可怎麼辦？老僧正著急之際，突然「啪」一枚白色棋子落入棋盤之上。老僧一驚，抬頭一看，見劉志略的身後站著一個衣著破舊，身材瘦挑的青年，知道這枚棋子就是他下的。這老僧仔細一看這枚棋子，不覺一驚：「胡鬧，你真是胡鬧，你怎麼自己殺死自己的一塊白棋？」

「大師息怒，在下這一招叫破除了我執，便懷柔了一切，沒有大死，豈能大生？」老和尚一聽，吃了一驚，他不由仔仔細細把這

青年打量一遍。見這青年雖然穿著破舊，卻有一種超脫無為的氣質，又聽他剛才所說乃悟道之語，老僧心想莫非此人能破解得了。這下棋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惠能，他已經在劉志略的身後站了多時。他一見劉志略被這複雜的棋局惑亂心智，急忙走上前，從棋盒中取出一枚白子，放到被黑棋圍得密不通風的大塊白棋之中。這大塊白棋本來還有一線希望，雖然黑棋隨時可將之吃淨，但只要對方一時無暇去吃，它就還有一片生機，苦苦掙扎，全憑如此。可現在他自己把自己的大塊白棋給殺了，棋道之中從來沒有這等自殺的行徑。這大塊白棋一死，那白方眼看就全軍覆沒，圍觀的人們一看哄堂大笑。能不笑嗎？在他們看來，這種下棋的法子就是不會下棋，異想天開。

這時候劉志略也被惠能這一招分了心神，他既感激惠能的相救之恩，又替惠能的古怪招法擔心。這老僧把惠能自己擠死的大塊白棋從棋盤中取了出來，跟著下了一枚黑子，劉志略暗替惠能捏把汗。「朋友，你自己殺死了一大塊白棋，要是黑棋再逼緊幾步，你如何應法？」惠能一笑：「捨盡該捨的一切，蕩蕩然如虛空，又有哪一物不在我中？」果然，數招過後，局面竟起了大大的變化，劉志略這才看清楚這個解脫棋局的祕奧，正是要白棋自己先擠死自己的一大塊。棋道之中從來沒有這種自殺的行徑，要知道，任何人所想的都是如何脫困求生，從來沒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，這是圍棋中千古未有之奇變。要不是惠能想出這「大死大生，破執懷柔」的方法來，這局棋恐怕再過多少年也難以有人解得開。

這時候棋盤中取出大塊白棋之後再一下，天地一寬，既不會顧念著大塊白棋的死活，又不會有白棋自己愈來愈收縮、枯萎，互相牽制的局面了。反而省出至關緊要的二子，與整體溝通了，呈現出遙相呼應，春和景明之氣象。劉志略一看，這惠能妙招紛呈，接連

吃了兩小塊黑子，忍不住為惠能鼓掌喝采。片刻之間，惠能大獲全勝。這局棋本來糾纏於得失勝敗之中，以致無可破解，可惠能既不著意於生死，又不著意於勝敗，反而勘破了生死，得到了解脫。那老僧一看是又驚又喜。

那老僧一見又喜又驚
禁不住阿彌陀佛口中稱
施主你真是宿根慧性
智解棋局只在片刻功
先師設下棋局二十年整
貧僧我苦思多年沒弄清
施主你人中英傑鳥中金鳳
真乃悟心奇高與眾不同
請問施主你高名尊姓
他日相謝定去你府中

這老僧請教惠能的名姓，說日後登門相謝。惠能一看，急忙衝著老僧雙手合十：「大師過獎了，晚輩盧惠能乃嶺南一介樵夫山民，無德無識，豈敢勞大師登門相謝。」「盧惠能，你可是嶺南新州南啣村人氏？」「正是，大師怎會知道？」「阿彌陀佛，盧施主，貧僧與你乃是不相識的故人，你怎會在這裡？」「大師，在下一月前離家，想去黃梅東山求法學佛。」老和尚一聽，激動得渾身發抖，眼圈發紅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盧施主，貧僧今日與你巧遇，先師心願已了，貧僧也心無遺憾。盧施主，你趕快做你的大事去吧，貧僧告辭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老和尚說完，丟下棋盤棋子，走下高台，袍袖一揮，揚長而去。惠能一聽，老僧說跟自己是不相識的故人，覺得納悶，剛想喊他相問，可是老和尚步履輕捷，早已沒影了。

圍觀的人們既對老僧的行跡覺得可疑，又對惠能的古怪棋招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尤其是劉志略，既感激惠能相救之恩，又佩服惠能的悟性，衝著惠能一抱拳：「朋友，在下有感於你的相救之恩，又佩服你的才智，所以在下有個非分之想，想與你結為兄弟，以為永世之好，不知朋友意下如何？」「多謝仁兄美意，可在下乃一介樵夫山民，無知無識，怎敢高攀？」「這世上的相知有幾種名色，恩德相結者，謂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謂之知心；聲氣相求者，謂之知音。你我乃恩德相結，何來貧富貴賤之論，哪有高攀之說？莫非你嫌我資質愚笨，不肯跟我相結？」「仁兄說哪裡話來，在下不過是一介山民，既蒙仁兄錯愛，敢不從命。」

劉志略一聽非常高興，當即命家人買來高香三炷，拉著惠能就在老和尚擺放的棋盤前雙雙跪拜，結為異姓金蘭。眾人一看，這二位既不是以文才又不是以武功，卻是憑那無中生有的一局怪棋，結交為兄弟，而且還當眾結拜在這棋盤前。你再看他二人，一個風度翩翩，一個土裡土氣，真是平生之罕遇。二人一敘年庚，劉志略三十，比惠能大六歲，自當為兄，惠能拜過兄長。劉志略高興，讓家人劉勝頭前帶路，他拉著惠能就奔了興隆客棧。這惠能運氣多好，今天他要不遇著劉志略，那今天晚上他就露宿街頭了。可是遇著劉志略，他今天晚上得住一晚星級賓館。

劉志略把惠能領到興隆客棧，兩個人互述家中情形和此次出遊的目的。劉志略得知惠能要去黃梅東山求法學佛，猜想他必然不喜酒肉，就要了一桌素席，兩個人是邊吃邊談，談的真投機。人與人之間的緣分是非常的奇妙，有的人，你跟他交往一生也如同過眼雲煙，沒啥印象；可有的人，你只見了他一面就刻上了深深的烙印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一生都不忘。劉志略與惠能雖然是剛剛相識結拜，卻勝過多年的同胞兄弟，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兩個人嘮得這個

投機，要不差惠能明天還要去黃梅東山還得趕路，那劉志略能跟惠能嘮上一宿去，兩個人嘮到三更才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劉志略的家人劉勝過來服侍惠能洗漱，這劉勝特別會來事，對惠能是二爺長二爺短，叫得特別親，特別的恭敬。你想，主人都對惠能那麼恭敬，他一個僕人能不看臉色行事嗎？過分的熱情，把惠能叫得好不自然。用過了早飯，惠能便告辭劉志略，出得客棧，踏上去黃梅的山路，他要去黃梅東山拜見五祖。